

徐敘

從來外科必須傳授成名家者。另有奇方秘法。或各有專長之症。每試必效。非若內科多讀古書。可以對症用藥也。若大概辨別生死。指名瘡症。內服外敷。自唐及明。其法詳備。此書所載諸方。大段已具。又能細載病名。各附治法。條理清晰。所以凡有學外科者。問余當讀何書。則令其先閱此書。以為入門之地。然後再求良法。嚴在丁亥。有問道者。欲得予詳為去取。并加批點。余因從首至尾。細閱一過。見其所立醫案。荒謬錯雜。毫無知識。至所載之方。全屬誤用。尤可恨者。將惡毒之藥。以為常用之品。輕者變重。重者立死。猶自詡以為神奇。後人讀此書者。信以為然。事事效法。殺人無算。全無悔悟云。此乃外科之真傳。現有醫藥可據。其尤痛者。乃瘡之本症。其死者。乃其人之應死。罪首禍魁。皆此書也。於是奮筆痛罵。指其背謬。以為讀此書之戒。至其分症列方。頗為明備。全在施用。不得因此人用法不善。并其所載之古方而廢之也。涇溪道人徐大椿識。

自序

天下事。有不可不察者。醫之創術也。治外較難於治內。何者。內之症。或

不及其始。外之症。根于其內也。此亦不可不察其方。朕之疾。膏肓之真。救矣。余少即研此業。以四十餘年。或幸或不幸。應手而愈。以名余。而方技中之一人耳。此叶終身之身。施亦有阻。人之如毒。准不如年。可不一度其付。

方既丁巳之秋。七月即過。在涇陽。雲功

敘

余昔閱外科正宗書病其紕繆。改正之未暇也。既而從長洲蔣氏。愛得吳江徐氏大椿批本。尋覽數四。嘆為暗室一燈。遂屬李弟楮手訂。余隨時覆勘。俾成完書。李弟間出其稿。以示同邑蔣子光燾。蔣子願肩校梓之任。已訖功。請余為敘。乃言曰。醫仁術也。而易入於不仁。外科為尤矣。內科之為醫技無高下。鮮不欲人生者。聲譽稍著。芸騎奢自大。有請不時往。病者忍死以待。不仁矣。外科非欲人之死也。內科之病易壞人。醫者如掣焚拯溺。外科之病不遽壞人也。緩之以見功。待其急以取厚資。焉賤藥而貴售。不仁甚矣。雖然。此以言乎業。外科之無良者也。苟有肺腸。何遽至是。蓋又有入於不仁而不自知者矣。何以言之。外科者內科之緒餘也。而瘍醫特為世所賤。簡通人勝流。恥以是名業。此者大都習內科不成。而後遁為外科。操之既無其本。所持獨方藥之末。然且錮藏深秘。諱所自得。其方之良者。既已隘於施濟。而其未盡良者。或至於殺人。夫以無本之學。守什伯成方。漫為飛虫之穴。獲至於殺人而不思變計。此所謂入於不仁而不自知者也。於此有人焉。為之破其所恃。示以用方之宜。與夫其定方之偏正。純雜寒熱緩急。所當審詳。及汰其可以殺人者。因論治法。俾知深求於其本而出之。無至試藥以誤人。其為仁術孰大於是。然徐批此書。近百年轉相傳鈔。未有知禁之者。蔣子獨引以為己任。昔賢謂刊人詩文集。比於掩骼埋胔。用此而傳。其於生死而骨肉也。以恒河沙計。無有既極。豈直為徐氏掩骼功臣。蔣子之用心。亦仁矣哉。抑余觀徐氏自敘。本為問道者發。固將以垂示來者。非以為一人一家之藏。乃或者議余李弟。與蔣子輕洩枕秘。又何其自同於不仁也。咸豐十年歲在庚申花朝前三日。樂怡散人許裡書於靜心多大年室。

重訂外科正宗凡例

一余訂此書大指以徐批為主而間附案語及采入各方洞庭王氏鴻緒全生集治法獨出手眼與諸書不同故所未為多

一原書文言頗蕪穢余於正文不甚更動於卷一註及餘卷治驗各條則痛加刪改雖未能廓清稍通順矣然意義略無出入讀者可由徐批以識其是非徐所未批者而亦可推類得之也

一各卷歌訣尤俚鄙余初仍而不改既見別本頗有不同因擇其稍雅馴者錄之間或竄易一二俾可入目而已

一瘍醫魁能讀書故刪改多有從俗處諸方藥品亦未能悉正如黃藥作黃柏之類是也

一徐批原本或在眉或在行間余移附各條後及本句下覽之瞭如亦免後人重刻挂漏

一徐批有圈有點有勒有文余詳註本句下而通部別加斷圈以分句讀

一原書分十二卷今增入徐批每卷葉有多寡故卷數仍舊而分卷稍有不同

一是役也釐定體例商榷案語發凡於仲兄而往復辯論以成其是者為桐鄉陸君以濬同邑王君士雄同里吳君元禧以徐批別本見借者為秀水呂君大綱山陰陳君厚坤力任校刊而濟世以傳後者則同邑蔣君光燾也例得備書

附錄

許槿曰：古人言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以其閱歷深而授傳精也。徐氏謂外科必須傳授，亦是此意。然不如身嘗其苦者知之尤確。王鴻緒全生集有云：凡疽初起，即使平塌，不可用托托，則無功。余家治法以消為貴，以托為畏。即流疽、癰、瘰癧、惡核，倘有潰者，仍不敢托托，則潰者雖斂，增出者又當何如耶？真外科千古名言。非余身經體驗，不知憶余三十歲時，右大腿後患一癰，初起紅腫疼痛，根盤約有寸餘，自揣非攻托不可。敷藥並消散湯藥，悉屏棄不用。服攻托藥三數劑，遂大如茶杯，膿尚未成，更大劑攻托，根盤愈大，痛不可言。膏藥自後面而環至前面，幾無罅隙。及內膿已熟，頭尚未穿，用咬頭膏咬破，膿泄如注，方能不痛。自此按之有膿，即換貼膏藥，並重糝援呼末藥。每日換下膏藥，總有一竹箕，瘡口大如拇指。凡十二日而收功，自以為用藥精而手段佳，竟不知攻托之為患不淺矣。近二十年來，患對口者數次，患背疽、小腹癰者，又各二三次。即服西黃丸，隨服隨消。戊午年頭面生疔，疽十箇，甚危險，亦賴西黃丸之力居多。今年庚申正月，背左又患一疽，漫腫無頭，顏色不變。越日即如豬肝色，長約三寸，闊二寸餘。第三日有頭，幾十箇，其點甚細，兩旁尚有漫腫無頭者。第四日有黃痰硬膿，約半粒米大，旁腫處亦照前變豬肝色。第五日硬膿轉為軟膿，並無稠水。揭膏藥時，膿即黏下，瘡口深約半分，細如線，香其數頭，並為一頭者，稍大裏面尚有老膿，仍蓋膏藥。第六日膿頭隨膏藥揭出，已是精肉。第七日長平，第八日有嫩皮，自此不換膏藥。至第十二日，瘡甚揭看，已是老皮，並不結痂，亦無死跡。合計數十頭所出之膿，不及一匙。惟最後一頭出稀膿三日，乾膿兩日而愈。所用之藥，初時外敷紫蟾錠，內服皂角刺、四生甘草三錢兩劑。後接服西黃丸、小金丹、陽和湯，隨後調理脾胃，益信全生集以消為貴，以托為畏二語。真外科金鍼，而西黃丸為消藥第一。即角刺消散之力亦甚大。大概用角刺不過五六分至二三錢而止，便是托藥。用至四兩方是消藥。但服後如未成膿，即消倘已有膿，則必大痛而出膿較速，不至蔓延，即是功效也。此皆余歷經體驗得來，特揭出為世之業場醫者告焉。槿又曰：紫蟾錠者，合紫金丹、蟾酥錠二方而成，用作消藥極驗。無論陰陽二毒皆可敷。二方已見此書疔瘡門，但分合銖兩不同，藥味亦加增，今另載如左。

山沙毛皮焙
川文蛤
千金霜
紅芽大戟
紫大戟
五分
去蘆根
淨洗
性烈
用

原麝香
淨毛皮
明砂
漂淨
雄黃
鮮紅者
寒水石
三錢

銅綠
一錢
胆礬
一錢
明乳香
油
沒藥
油
去

蜈蚣
二錢
金礬
一錢
川山甲
一錢
僵蚕
一錢
洗

蟾酥
二錢
血竭
一錢
梅花水片
五分
枯礬
六分

藤黃
四錢
輕粉
五分
紅砒
三錢
皂角刺
一錢

以上各研各藥每味若干秤准淨末和合一處再研極細先用蝸牛二十一箇微搗去殼再同蟾酥藤黃和

研調黏方入各藥共搗極勻做成小錠放石灰罈中收燥另以瓷瓶裝盛聽用

槌又曰是書第七卷流注門附載大活絡丹一方內有白花蛇李瀕湖本草綱目云此蛇出黔蜀及蘄州以蘄產

為上蘄產者龍頭虎口黑質白花脇有二十四方勝腹有念珠斑尾有佛指甲死後兩眼突出不閉非蘄產者兩

眼皆閉而枯即蘄州交界所出便一開一閉以此辨別也地道最確以鮮時重四五兩者為上七八兩者次之重

數升長一大數尺者力反薄不堪用今藥肆所售偽者多甚至取尋常初出小蛇重不過數錢者用五色花紅錢

繞紮成餅以眩人目兩眼俱陷無方勝及佛指甲等形烏稍蛇亦蘄產以背有劍脊形者為真他產則否大活絡

丹以二蛇為最要之品此品一偽則丹為朽藥矣

攄案是書將刻竣仲兄郵示此數條余反復推詳所論定為瘍科指南因檢閱各卷無從列附特於敘文之後

次

外科正宗

凡例

附錄

二

外科正宗目錄

卷一

癰疽原委論第一 1

癰疽治法總論第二

癰疽陽症歌第三

癰疽陰症歌第四

癰疽半陽半陰症歌第五

癰疽五善歌第六

癰疽七惡歌第七

治病則例歌第八

癰疽灸法并禁灸瘡穴第九

論病生死法第十

察形色順逆十一

病有三因受病主治不同論十二

調理須知十三

雜忌須知十四

卷二

瘡瘍看方十五

腫瘍治法十六

腫瘍主治方十七

潰瘍治法十八

潰瘍主治方十九

卷三

癰疽圖形二十

癰疽諸名歌二十一

腦疽二十二

卷四

發背二十三

疔瘡二十四

脫疽二十五

卷五

療瘰二十六

髮疽二十七

卷六

咽喉二十八

時毒二十九

瘡癰三十

肺癰二十一

卷七

流注三十二

乳癰二十二

附骨疽三十四

卷八

癰疽三十五

臟毒三十六

痔瘡三十七

下疳三十八

魚口便毒三十九

卷九

囊癰四十

懸癰四十一

腎癰四十二

楊梅瘡四十三

結毒四十四

多骨疽四十五

陰瘡四十六

卷十

傷寒發頤四十七

癰發四十八

瘰癧四十九

小腹癰五十

鵠口疽五十一

龍泉疽虎鬚毒五十二

石榴疽五十三

穿踝疽五十四

大麻風五十五

翻花瘡五十六

腋癰五十七

脅癰五十八

鼻痔五十九

骨槽風六十

紫白癰風六十一

齒病六十二

腦漏六十三

破傷風六十四

跌撲六十五

金瘡六十六

杖瘡六十七

竹木刺六十八

湯潑火燒六十九

甲疽七十

齒唇七十一

瘡癰七十二

天蛇毒七十三

頭痛七十四

合父毒七十五

鼻出血七十六

牙縫出血七十七

血箭血瘕七十八

卷十一

鵝掌風七十九

腎囊風八十

疥瘡八十一

臙瘡八十二

血風瘡八十三

頑癬八十四

臙窠瘡八十五

火丹八十六

天泡八十七

肺風粉刺酒齎鼻八十八

雀斑八十九

汗斑九十

油風九十一

白屑風九十二

耳病九十三

漆瘡九十四

瘰癧九十五

疥癩九十六

疾包九十七

癩風九十八

淫腫九十九

女人面生鰲黑斑一百

鈕釦風一百一

枯筋箭一百二

婦人脚了作瘡一百三

手足破裂一百四

眼丹一百五

眼胞菌毒一百六

黑子一百七

體氣一百八

白禿瘡一百九

仍癰一百十

蟾拱頭一百十一

小兒遺毒爛斑一百十二

蜈蚣串一百十三

小兒痘風瘡一百十四

小兒赤乳丹一百十五

走馬疳一百十六

重舌一百十七

胎瘤一百十八

鵝口瘡一百十九

痘癰一百二十

痘疔一百二十一

黃水瘡一百二十二

卷十二

大人口破一百二十三

唇風一百二十四

臭田螺一百二十五

牛程瘰一百二十六

蟻螂蛀一百二十七

田螺泡一百二十八

鉞痛一百二十九

凍風一百三十

陰蝨一百三十一

蒲桃疫一百三十二

咬傷一百三十三

風犬傷一百三十四

惡蟲叮咬一百三十五

百蟲入耳一百三十六

誤吞針鐵骨哽咽喉一百三十七

人面瘡一百三十八

陰毒一百三十九

失榮症一百四十

中砒毒一百四十一

落下頷拳法一百四十二

救自刎斷喉法一百四十三

試知百病死生法一百四十四

造孽報病說一百四十五

仙方活命飲古今不同論一百四十六

拾遺症一百四十七

網縛背瘡法一百四十八

癰疽肉肉不合法一百四十九

煉元明粉法一百十五

煉金項砒法一百五十一

煉硝石法一百五十二

取蟾酥法一百五十三

製附子法一百五十四

昇白靈藥法一百五十五

製寒食麴法一百五十六

製披針喉針法一百五十七

諸藥製法一百五十八

逐日人神歌一百五十九

十二時人神歌一百六十

十千日針忌歌一百六十一

凡神歌圖一百六十二

醫家五戒一百六十三

醫家十要一百六十四

明崇川陳實功著

吳江徐大椿靈胎評

海寧許光燾與昉校

癰疽原委論第七

癰疽發背何為生。好好身軀出此形。凡人處世而無疾病者。水升火降。精秘血盈也。養生篇曰。毋搖爾精。毋勞爾形。心靜默。可以長生。蓋靜則生水。動則生火。水能生萬物。火能起萬物。故百病由火而生。其發於外者。為癰疽。癰者壅也。為陽屬六腑。毒騰於外。其發暴而所患浮淺。因病原稟於陽分中。陽氣輕清而浮。浮故易腫易膿。易腐易斂。不傷筋骨而易治。疽者沮也。為陰屬五臟。毒攻於內。其發緩而所患深沈。因病原稟於陰分中。陰血重濁而沈沈。故不易腫易膿。易腐易斂。傷筋蝕骨而難治。又年壯氣血勝毒則順。年老毒勝氣血則險。治法載於第二論中。宜詳觀之。

內被七情。干臟腑。憂愁思慮。總關心。七情六欲者。皆盜人元氣之賊也。喜傷心。怒傷肝。憂傷肺。思慮傷脾。悲傷於魂魄。恐傷腎。驚傷胆。是為七情。能傾人之生命。耳聽聲音。眼觀物色。鼻聞香氣。舌貪滋味。心惟大地。意握萬方。是為六欲。能損人之真性。百病諸瘡。皆由於此。醫者病者。咸宜慎察。摺案正文。但有七情。注添出六欲。而無辭尤多。今姑順文。爰難。但取字句明白。而意義則仍而不改。後皆倣此。

外又六淫傷氣血。風寒暑溼火相臨。六淫者。風寒暑溼燥火也。風為四時不正。浩蕩肅殺之氣。發而最能中人。寒乃節候不調。疾風暴雨。水雪嚴寒所傷。或口貪生冷之物。暑因亢陽烈日。燥火流金。酷熱所逼而中。溼由坐卧久陰卑溼之地。或驟遇風雨潮氣所侵。燥為陰虛內熱。消燂津液。不能滋養臟腑。以致皮膚枯槁。而使乾火生於心。緒煩擾。醇酒膏粱。慾事不節。此六淫者。皆從外而入。體實之人。或不能中。體虛之人。隨感即發。亦有客於臟腑。經絡關節之內。積久始發者。當隨其寒熱溫涼邪正勝負而治之。摺案正文。脫去燥字。注補出然陰虛云云。乃內傷之燥。而非外感之燥。心緒煩擾之火。亦非由外入。雖體實豈能無傷。徐氏於此等不加辨駁。蓋無俟辨駁也。故余亦順文。爰難而已。

膏粱厚味多無忌。勞傷房慾致虧陰。膏粱者。醇酒肥鮮諸物也。皆不離乎厚味。厚味之物。其製法則爇燂煎炒。

加以厚料濃湯其食性則香燥甘美雜以鹹酸辛辣但取適口充腸不顧消陰燦臟魚之未飢先食未冷先綿
爐火圍烘縱慾無度猶嫌未足服藥與陽祇知片刻歡娛詎識陰精虧損故百病多起於膏粱房慾知命者當
節飲食慎起居可也

故將五臟多事變自然六腑不調勻 五臟分屬五行相生則無病相剋則五臟不和而六腑不通則九數痰癰

而結為癰疽蓋癰疽多由臟腑乖變關竅不得宣通而發也治之之法因寒邪而痛者以溫熱散之癰疽以下

無上極溼腫強痛者滲而導之燥搖攣痛者滋而潤之泄而痛者溫之寒而痛者通之虛而痛者補之定而痛者

瀉之陰陽不和者調變之經絡閉塞者沖和之膿脹而痛者開之惡肉侵蝕者去之勞而痛者逸之損而痛者

續之凡諸治法用者詳之 摺案所論諸痛惟膿脹二句專屬癰疽餘者皆受臟腑推衍發論耳

發於心上多危險五臟相干事可明 五臟者心肝脾肺四臟皆係於背惟腎經一臟獨居於下然其精華津液

元氣元神灌溉榮注於上四臟之火皆賴一臟之水以濟之故五臟根本皆係於背背乃太陽膀胱腎脈所主

太陽者六經之首領也督脈者十二絡經之統脈也所以瘡生於背毒犯五臟心又屬君主之位豈容毒相犯

故多成危險難治之症醫者不可不察

心之下多成順六腑之因亦須詳 凡瘡生於心之下者除腎俞一穴外餘皆為緩六腑者足陽明胃經手太

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手厥陰心包絡經手少陽三焦經足少陽膽經此六經其名屬腑其形在下其氣主

表其病為癰故病發於五臟者為重生於六腑者為輕此表裏臟腑輕重之別也 徐曰心下多順亦未盡然

摺案癰疽二字惟金生集分疏最為明曉大畧以癰疽二字之連呼猶夫妻二字之連呼也紅腫為癰屬陽

白陷為疽屬陰疽發五臟癰發六腑故疽根深而癰毒淺足與此註相發明 摺案故友湯李嵩嘗見徐氏

所批全生集云紅亦有非癰白亦有非疽者余謂全生集道其常徐氏論其變醫者當細參湯名緒豐同邑人

科書然時無知者從察以老

脾家積毒生肩脊 生於肩脊上脊下者乃因飲食膏粱積毒所致高腫鮮明根腳不過兩肩者為順先宜解毒護

心為主次宜內托清心間用養蠟丸護心散防毒攻心如腫平堅硬漸大漸開攻注兩肩胸項腫而不足者危

心經火毒對心臨。對心發者乃心火妄動熱極而發也。心為主宰周身總熱流會於此結而為患。是為毒剗君位。最易傷人刑截督經害更非淺況。此穴背脊多坑難於起發。瘡形落陷腫不高大。治當大降心火。急疏蘊熱。頂用針通隨行拔去。使毒氣內外疏通。各從門出。庶不內攻。保至十五日後。內無變症。得膿為解。倘是期變症漸生。堅硬漸大。不作腫者死。在二十二朝先後此症貴在早治。十中可保三四。

兩肩左右雙生發。肺肝積受不虛名。左搭屬肝。右搭屬肺。俱在於左右肩骨移動之處。為可治古云左搭串左右搭串左。俱為難治。然余每醫左右相串者。未嘗見其死。惟在治法得宜耳。凡患此者。先用萬靈丹發汗。疏通內外。次用清肝解鬱湯。柴胡清肝湯。氣用四君子湯。血用四物湯。渣後八珍湯。俱薰六鬱湯。參治為妥。蓋此症起於痰凝。氣滯。血鬱。氣血不調。所謂鬱者。閉之滯者行之。如誤用解毒泄氣。誤補誤攻之藥。必致危殆。

蓮子蜂窠防毒陷。蓮子者。突如蓮子。蜂窠者。孔似蜂窠。多生於背與心相近。與脊中平。輕者形長高腫。或偏半背重者形斜。平塌兩脇傷。瘡形雖似可畏。然危險常得奏功。老弱亦能取效。所患者非純陽之症耳。治法不外乎護心護膜。參以方藥活治。摺案平塌即不盡屬純陽之症。語欠斟酌。

腰間腎俞發難生。腎俞發者。生於兩腰內腎陷肉之間。或中正亦發。最為險候。蓋內腎為性命之本。藏精藏氣。藏神。凡生男育女。壽命長短。皆由於此。故房勞過度。氣竭精傷。真陰內消。元陽外越。則腎臟空虛。諸火諸邪。乘虛而入。致生是症。倘本臟稍有真陰。制火瘡形。自可紅活。高腫為膿。治以人參養榮湯。加山萸五味子。黃柏知母。及加減八味丸。以救其源。若瘡形紫黑乾枯。堅硬不作膿者。為真陰內敗。再無生理。必死在十五日前後也。督脈經虛從頂發。俗名對口。故相稱。對口者。生於項後。而對前口也。有偏正之不同。發於正者。屬督脈所主。發於偏者。乃太陽膀胱所司。皆起溼熱上攻凝結而成也。屬督脈者。瘡雖正而反為易治。因督脈起於下而貫脊上行。故毒氣得之。反能衝突高腫。使發於外。不致下流低陷。故多易治。屬膀胱者。瘡雖偏而反為難治。因膀胱之脈起於巔頂。貫兩旁順下而行。乃與瘡毒交會下流。故瘡多平塌。又太陽膀胱主司寒水。為冷為沈。故瘡頂形多難起。發色難紅。活堅硬難潰。又易流注兩肩胸項作腫。十五日外者。無膿必然變黑。歸陰故多不治。俗以正為重。以偏為輕。未知其理。故也。治以黃連消毒飲主之。餘以降火化痰解毒清心托裡為要。摺案偏對口

陰疽居多。此言瘡不發起。色不紅活。堅硬無膿。明是陰疽。治以黃連消毒飲。其不變黑。歸陰者幾希。

何期耳後多生發。大疽銳毒亦非輕。生於耳後一寸三分致命之處。左為大疽。是屬肝木。右為銳毒。是屬肺金。皆為陰惡之候。二者皆起於積想。在心謀慮不決。致火旺而又鬱。鬱而又旺。以成此疾也。故形多堅硬。頭多隱伏。未潰先黑。未膿先腐。臭穢易生。元氣易敗。不得外發。多致內攻而死。此症初起。隱微不覺。及至已覺。則毒已入內矣。如紅活高腫。易膿。易腐者。無妨。

又有脫疽生手足。丹房補術孽根因。脫者落也。疽多黑腐。此毒皆起於丹石補藥。房術秘法。興陽澀精。行幸不覺。藥性暴烈。或洗或嚼。或噙於口。或藏臍下。霸阻粗道。久戰不頹。敗樂一時。恣情戲謔。毒積臍腑。真陰枯灼。積禍在身。終久必發。此是根因。發者難生。多生手足。發在骨筋初生。如栗色。似素形。漸開漸大。筋骨伶仃。烏黑黑。痛割傷心。殘殘敗敗。污氣吞人。延至踝骨。性命將傾。此非天命。自傷其身。古人有法。截割可生。其法俱在詳。
主後文。摺案此段多以四字為句。乃一則勸世文也。故仍而不改。以便誦讀。

漫腫難治。掀腫易總。論中間法可憑。漫腫者。肉腫。瘡不腫也。掀腫者。瘡腫。肉不腫也。瘡之陰陽。於此分。症之順逆。於此決。凡瘡初起。理當升發潰膿。之後不宜內消。宜用托藥。如不應者。乃毒勝氣血。死在旬日。或已發出而不腐。潰根脚堅硬。或掀而散漫者。急投托藥。兼補脾胃。不應。死在二旬。若已潰而色不紅活。亦不生肌。收斂。瘡口暈大。腫痛不減。胃氣不回。急須峻補。不應者。乃脾崩。死在月餘。

諸瘡另自分門說。宣須輕干奈此呈。

癰疽治法總論第二

癰疽背生。生醫不論陰陽。失矣之。此句餘勤批曰。陽

不痛。灸至痛。痛至不痛時。

九看癰疽大症。先要從容。立

定主意。以見標日期。為始。到今幾日。瘡形與日期是否相應。相應則多吉。不相應則多險。況看受病之源。發於

何臟腑。出於何部位。再看身體之上下部位之險否。形色之順逆。精神之有無。年紀之老壯。氣血之盛衰。發陰

發陽。毒淺毒深。陽為易治。多生陰為難治。多死。然後診脈之虛實。以決其順險。未潰前脈要太過一二。至已潰

後。又宜不及二三分。是為脈病相應。自不變生。如其相反。須防不測。以上看法。務要一一參明。表裡透徹。方定。

治法凡瘡七日以前形勢未成元氣未弱不論陰陽表裡寒熱虛實俱當先灸輕者使毒氣隨火而散重者拔引帶毒通徹內外轉陰為陽方能發腫作痛可汗可攻或消或托煎求標本參治必以病合脈以藥合病庶不誤治而首尾俱不可損傷元氣胸胃尤為至要 捐案徐氏言頭面忌灸他書亦有言者後人引東垣灸元好問腦疽案駁之不知此乃反經合權手段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也

內服蟾酥丸一服外將神火照三枝

徐曰陽毒不宜用大照

凡瘡初起十日之前如已灸之後未服化藥宜用蟾酥丸一

服得汗解為妙或萬靈丹發汗亦可使毒氣隨汗而散最為捷徑如二藥服後汗不出此乃表裏閉密之故其毒不輕當用神妙拔根方施治如神燈灸法甚效此法解毒活血消腫散瘀然不可早用如瘡只四五日形未聚毒未出若早用之恐火鬱而內毒反致難出須八九日之後瘡勢已定毒已散未成膿腐之時用此照之能消者自消不能消者自高不潰者自潰不脫者自脫真良法也

用膏貼頂上敷藥四邊圍

徐曰未成者須出頂方不浸腫

凡瘡最忌風寒侵襲初起或已灸之後俱當用太乙膏蓋貼頂上此

膏拔毒提膿兼以防禦風寒如七日以後掀痛高腫瘡頭有黃色稠膿粘在膏上餘腫紅色尤亮鮮明每日宜用葱湯洗淨換膏貼之其正膿定在十一日前後出也此為陽毒易治如七日之後瘡不大高腫四邊又不掀痛瘡頭無膿意宜用化腐紫霞膏塗於瘡頂外用太乙膏蓋之換至十日外瘡頂漸腐餘腫漸高似有膿意其正膿定在十五日後可出也此為半陰半陽之症化險成順如二十日以後無膿者乃純陽之症治亦無效矣至瘡之四圍餘腫宜用敷藥收束根脚使不開大初起用黃金散敷之拔毒消腫止痛潰後用鐵桶膏搗之使瘡根漸收漸緊諸瘡皆因氣血凝滯而成切不可純用涼藥冰凝肌血以致難腐難斂當用溫暖散滯行瘀拔毒活血之藥為妥

氣盛令頂自高而突起血盛令脚根束而無疑人之氣血稟賦不同或老而有餘或少而不足故不論老少總以氣血為主關係不淺腫瘍若無正氣衝托則瘡頂不能高腫掀痛潰瘍若無真陰滋潤則瘡色不能活紅根亦不能收斂其頂高根活者皆可知氣血有餘也又宜交會明白交會明白者瘡根與好肉交界處高低自然分明皮肉自然各別也

高腫起者忌用攻利之藥以傷元氣。徐曰：亦未盡然。非平塌漫者宜投補托之劑以益其虛。凡瘡初時即高起者此屬陽症毒發於表內藏原無深毒便宜托裏以速其膿忌用內消攻伐之藥以傷臟氣致膿反難成不能潰斂其初起不高不赤平塌散漫者此乃陰症元氣本虛急宜投托裏溫中健脾之藥催托毒氣向外庶無變症。

內熱甚者量加消毒清劑便閉燥者必須通利相宜使臟腑得宣通俾血氣自流利。腫瘍時內熱口乾脈寔煩燥便秘喜冷者此為邪毒在裡急與寒冷攻利宜內疎黃連湯四順湯涼散內清沃雪湯可以選用。兼有表症者防風通聖散去麻黃或雙解散加桔梗天花粉。又或小便不利者煎入天水散或五苓散務使二便通利以清其源。又有元氣素虛者恐不勝前藥以托裏消毒散加蜜炒大黃或煎豬膽套法不得通利為度。首尾俱要閉而不結通而不泄臟腑和平表裏透徹方可用托裏排膿內補之藥。又如潰瘍時雖有口乾便閉臟腑不和小水不利等症但因潰後膿水出多內亡津液氣血虛耗不能榮潤臟腑所致者其人必脈細而數口和而乾飲食減少好飲熱湯此乃虛陽之火為病非有餘可比只宜養氣血滋津液和臟腑理脾胃則二便自和亦無變症。倘誤行攻利多致不救。

十日之間瘡尚堅必用拔針當頭點破

此二句徐曰：未成膿者而

凡瘡十日以後自當腐潰為膿如高堅

硬不作膿者此屬半陰半陽之症瘡根深

若不得拔鐵當頭點入寸許開竅發泄則毒氣無從而出必致於內

攻倘有內膿針之亦令易出譬如開門逐賊也亦有十日後瘡雖不腐潰形尚紅活掀熱腫痛者此乃膿遲之

故不必針之凡元氣不足或失用補托之藥又誤用寒涼或覆蓋未煖多致膿遲宜用補托健脾之藥以得膿

為度又以十五日至二十一日為期如過期但有稀膿者元氣與毒相持日久以致耗散難以奏功。搨案同

邑王君士雄述其故友管榮棠之言曰十日點破之說不可盡拘當以有膿無膿為斷辨膿甚難或一二日已

有膿而皮色不變或十餘日尚無膿而皮色紫黑故有刀針不宜輕用之戒然因循畏忌亦能貽害嘗有服藥

至數月之久仍須刀決者破家廢業殘損肢體亦有不待決而徑死者皆由不知辨膿故也。

半月之後膿亦少須將藥筒對頂拔提有膿血之交點必腐肉之易脫。徐曰：對症用之乃如瘡至半月後仍不

腐潰不作膿者，蓋必內陷，急用拔針，當瘡頂點開三孔。如品字樣，隨瘡之淺深，一寸、二寸皆可入之，入多不痛，再深入不妨。隨將藥筒預先煮熟，對孔合上。良久候溫，取下。如膿血交結，膿則黃而帶鮮，血則紅而微紫，此為活瘡。氣血內運，腐肉易脫，用藥可全。如拔出瘀血紫黑色，敗氣穢稀，水無膿者，此為死瘡。氣血內敗，神仙不治。一月必死。

且如斯時，內有膿而不得外發者，以針鉤向正面鉤起頑肉，用刀剪。當原頂剪開寸餘，使膿管得流通。庶瘡頭無所閉塞。此鉤起頑肉以下十四字，徐動此口，肉未全脫而鉤轉，已用藥筒拔膿之後，外既有孔，內竅已通。又當大膿發泄之期，如尚膿少，此乃瘡頭有瘀腐塗塞，內肉亦有頑癢阻隔，以致膿管不通，自然難出，須用針鉤鉤起瘡頭頑肉，用拔針利剪，隨便取去寸餘頑硬之肉，即微痛血出，亦自不妨。隨用兩手輕重得宜，從瘡根漸漸捺至中間，內有聚膿，自然湧出，以黃色稠厚而日漸多者為吉。反此為凶。

頻將湯洗，切忌風吹。此忌風吹，凡瘡未潰前，或已用照藥後，俱要煎葱艾湯，每日淋洗一次。甚者早晚二次，使氣血疏通，易於潰散。至已潰腐及藥筒提拔之後，尤宜避風洗，以猪蹄湯用方盤在瘡下放定，隨用軟帛將湯淋上，併入孔內，輕手按捺，使腐敗內膿隨湯而出，以淨為度。再以軟帛疊成七八重，勿令太乾，帶湯覆於瘡上。兩手輕盈旋按片時，帛溫再換，如此洗按四五次，自然瘀滯得通，毒氣得解，腐肉得脫，疼痛得減。此手功之要法。大瘡不可缺也。候腐脫已見紅肉時，洗後捺以玉紅膏，用抵脚將膏挑左手心上，捺化捺之外，蓋太乙膏四邊根脚已消處，不必搽藥。每日如此，不數日，肉自生，更加內補調理得宜，輕瘡只在月餘，大瘡不過七十日，必完口全愈矣。

又關節在於斯時，變生出於此候。關節者，陽瘡以四十日為關節，陰瘡以二十一日為關節。此時務要膿出勢定，由膿出而腐敗，由腐敗而肌生。由肌生而收斂，亦瘡之次序關節也。過期不得膿者，後必有變。故一關順則多順，一關逆則多逆，不可不知。

治當大補，得全收斂之功。切忌寒冷，致取變生之局。大補二字，徐動此口，毒輕而虛，亦可大補，亦當兼用拔毒之藥為妙。潰膿之後，五臟虧損，氣血大虛。法當純補，但見發熱惡寒，膿多自汗，作痛者，便進十全大補湯。虛熱少睡，飲食不甘者，便進黃耆人參

湯。皮寒虛熱。咳嗽有痰者。便進托裡清中湯。四肢倦怠。肌肉消瘦。面黃氣短者。便進人參養榮湯。膿多心煩。少食發躁不睡者。便進聖愈湯。脾虧氣弱。身涼脈細。大便溏泄者。便進托裡溫中湯。飲食不甘。惡心嘔吐者。便進香砂六君子湯。脾虛下陷。食少虛熱。悶作者。便進補中益氣湯。腎虛作渴。不能制心火者。便進加減八味丸。蓋托裡則氣血壯而脾胃盛。使膿穢自排。毒氣自解。死肉自潰。新肉自生。飲食自進。瘡口自斂。若不務補托而誤用寒涼。則真氣虛而益虛。邪氣實而益實。往往瘡毒內陷。膿多穢臭。甚則脈洪大渴。面紅氣短而死矣。楮案先言純補。後言托裡。文不相承。蓋彼所謂托裡。即以補為托。非用熏托毒之藥也。故徐氏駁之。而於所錄潰瘍諸方。後尤諄諄致意也。

蓋瘡全賴脾土。

此句徐國杜曰。傷

調理必要端詳。

脾屬土而上受胃積。故胃為水穀之海。脾為倉廩之官。胃主

容納。脾主消導。運行不息。生化無窮。凡周身氣血。徧體絡脈。四肢百骸。五臟五腑。皆借此以生養。是謂得土者

昌。失土者亡。蓋脾胃盛則多食而易飢。其人多肥。氣血亦壯。脾胃弱則食少而難化。其人多瘦。氣血亦衰。故外

科尤以調理脾胃為要。善養生者。即飲食慎寒暑。戒喜怒。省勞役。則脾胃不傷。不然則精神氣血。由此而日虧

臟腑脈絡。由此而日損。肌肉形體。由此而日削。則百病生矣。

冬要溫牀。緩室。夏宜淨几。明窗。人之氣血喜煖而惡寒。遇寒則結。遇熱則散。瘡乃肌肉破綻之病。風寒最為易

襲。凡看瘡時。冬宜溫牀。煖室。爐火逼盡餘寒。夏宜淨几。明窗。外風不易得入。方可搗膏洗貼。常見病者。夏則縱

意當風。取涼。或睡臥陰濕之處。冬不知溫煖。以致寒侵。輕則不能生肌收斂。重則變為不膿。不斂。陰症可不慎

哉。

飲食何須戒口。

此句徐又批曰。從古

冷賦。硬物休食。

飲食者。人所賴以生。方腫瘍時。痛傷胃氣。自然諸味不

喜。及潰後膿毒一出。胃氣便開。方欲思食。但所喜者。便可與之。以接補脾胃。如思此物而不與。恐逆其胃氣。而

反致不能食也。但不可太過。又生冷傷脾。硬物難化。肥膩滑腸。所當禁耳。徐曰。飲食亦當謹慎。世醫反令喫

毒物。則大謬矣。

癰疽雖屬外科。用藥即同內傷。凡癰疽如腦項頂毒大瘡。形勢雖出於外。而受病實在於內。故當內小瘡。治小

不起者內加托藥表熱甚者內必清解血虛宜用四物湯氣虛宜用四君子湯脈虛足冷溫中脈實身熱涼膈蓋以癰疽言之為外科以氣血言之即內傷理無二致葉外科者不可不兼明內科也

脈虛病虛首尾必行補治表實裡實臨時暫用攻方丹溪云凡瘡未破毒攻臟腑一毫熱藥不可用凡瘡既破臟腑已腐一毫涼藥不可用此未盡然假使破時脈得微沈緩清細數浮空又兼身涼自汗便利嘔吐食少瘡形又不起發不掀不痛不潰無膿此皆氣血虛弱之故若執未破毒攻臟腑之說攻以寒涼復損元氣豈能得生余則不論首尾不拘日數但見脈症虛弱便與滋補虛弱甚者須用參朮膏八仙糕陽虛自汗食少者單人參膏或六君子湯加砂仁木香甚者加附子泄瀉腸鳴胃虛嘔逆者參苓白朮散加豆蔻山藥木香柿蒂脾虛下瀉溏泄及肛門墜重者補中益氣湯加山藥山茱五昧子隨症選用虛而受補者多生虛而不受補者不治至如未寔而身體發熱無汗惡寒裡實而脈大身熱便燥口乾表症急則宜先用荆防敗毒散以解其表裡症急則宜先用四順清涼散以攻其裡表裡相兼者宜用防風通聖散發表攻裡凡此治法亦在臨時酌用不可執泥

病要論新久法莫善於寬治猛治人之病有新久勢有緩急如受症之初元氣未弱有當用猛藥者切勿養癰貽患所謂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如表症盛者用萬靈丹大加表散裡症急者以內疏黃連湯急與通行但當中病即已不可太過耳又如受病日久邪正相距其元氣未有不衰弱者縱有餘症雜症壞症俱當先視其病本而後調之和之散之使病勢漸退元氣漸復飲食漸進根本漸寔則餘患再無不愈之理常見醫者不論病之新久本之盛衰又當悟因虛致病因病致虛其中又有虛熱寒熱之別一例妄行攻治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豈不危哉捐案補虛必萬托毒如徐氏之說乃為無弊後列潰瘍諸症案往往以蠻補收住毒氣弄小成大遲久始愈徐氏論之詳矣

藥必求標本功莫別於先醫後醫若一概以攻補恐兩途之悞用凡物理皆有標本而身病之標本尤不可不察五臟為標六腑為本五臟主裏主血六腑屬氣屬表此身體之標本也初病為本傳病為標元氣為本病氣為標此疾病之標本也凡治病者當先治其本後治其標又緩則治其本急則治其標假如先得瘡疾而後得